

新加坡 - ICANN 董事会与注册商利益相关方联合会议
2015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 - 15:30 - 16:30
ICANN - 新加坡，新加坡市

MICHELE NEYLON: 好。各位下午好。本次会议是注册商利益相关方团体与 ICANN 董事会之间的联合会议。我是 Michele Neylon。我是注册商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与我一起参加今天会议的是 ICANN 董事会，当然还包括在会议室中就座的几位注册商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成员。

感谢董事会让我们有机会在此会晤，按照我们在这类会议上的一贯做法，我们已向你们送交了一份我们所关注的议题列表。

STEVE CROCKER: 您的声音不够大。请离麦克风近点，最好是把它含在嘴里。

MICHELE NEYLON: 您要我吃了麦克风？好。这样好些吗？你们现在能听清我说话吗？

STEVE CROCKER: 可以了。

MICHELE NEYLON: 好的。我的嘴巴真的都顶到麦克风上了。

我们有许多议题想与你们共同商讨。它们现在显示在大屏幕上。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按照惯例，我们不会按照事先列出的顺序来讨论它们，因为这过于讲究逻辑了。

我们首先想与你们讨论的是社群的工作量，这个问题将由 Tom Keller 来谈，他就坐在那里，Tom，请您发言。

TOM KELLER:

谢谢，Michele。我是 Tom Keller。

不错，我今天想谈论的就是从我们注册商的角度所看到的当前工作量。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抱怨。它更像是一种观察评论，我想谈谈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以及它对我们的影响。

据我所知，当前，注册商非常关注正在开展的 22 项活动计划。

这数量可不算少，在所有这 22 项计划中，有 6 个是围绕 WHOIS 的议题。如果大家逐一查阅这些计划，会看到我们有类似 PDP 的工作组、联合工作组、实施工作组、董事会专家工作组、跨社群工作组、合同工作组、预算工作组、项目、试点、调查、研究等等组织。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组织都具有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流程。

大多数时候，注册商或合同方既不清楚这些组织的目标，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

因此有时只能提建议，但是这些建议究竟有多大的效果？我们不知道。



有时候是实施。但实施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时常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

什么是政策制定流程 (PDP)？它在何处结束，它在何处开始？

是由 GNSO 理事会行使，还是由董事会行使？我们曾花了半个小时来讨论这一流程的含义。

因此有很多正在发生的情况都是非常透明的，我们作为注册商团体在参与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希望从根本上了解这些问题涉及哪些方面，造成它们的原因又是什么。

此外，我还想简单提及另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当前正在开展 22 项计划 -- 其中有一些我忘了具体内容 -- 为了让这些计划都能顺利进行，我估计需要为每个议题安排三名人员，这样我们总共就需要 66 位人员。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把它们拿回注册商选区组织进行研究、讨论，并提出真正符合代表心声的意见。

然而这一切现在并没有发生，而且它们不可能发生。

你们可以看看有多少注册商出席了今天的新加坡会议，大概在 25 到 30 位之间。

因此我想说的是，你们可以把越来越多的工作加在我们身上，但是它们却永远不会完成。我们将无法参与其中，因为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因此这里我想请求 ICANN 董事会、ICANN 社群做出一项你们大部分人员都不希望听到的决定，那就是不要增加，而是减少我们的工作。



我们当然需要去做所有这些工作，但是我们不必完全同时进行这些工作，因此我恳请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以便让我们能更好地组织这些工作，这样在当天结束时就可以完成这些工作了。谢谢。

MICHELE NEYLON:

谢谢 Tom 的发言。现在轮到您了，Steve。

抱歉。Volker，请您继续发言。

VOLKER GREIMANN:

我是 Volker Greimann，是一位注册商兼 GNSO 委员。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的责任并非都在于董事会。这显然也在于理事会的议程，而委员们有责任确保我们了解 GNSO 的实际能力，以便不要将过多的议题和任务强压在我们身上，我认为 GNSO 过去在这方面做得令人不甚满意。

我们非常需要在 GNSO 的层面上，可能还要在 SO 和 AC 的层面上，对我们可投入到任务中的能力大小进行分析，然后在某个地方踩刹车，并告诉大家：“看啊，我们当前没有任何可投入到工作中的人员。一年后再返回来，我们或许可以抽调一些当前正在处理其他事务的人员，以便他们能够为该任务投入一些时间。”

由于我经历的方式不同于其他 SO 和 AC，作为注册商，我们手头上肯积极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力资源非常有限。



我们看到，相同的人员几乎加入了每一个工作组，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健康状态，因为这会导致他们精疲力竭。我并不是说这完全就是实际情况，但它确已成为地平线上的幽灵。

MICHELE NEYLON:

James，您是想发言吗？

JAMES BLADEL:

我只是想针对 Volker 所说的内容做些补充，上个周末我们已经与来访的 Fadi 和执行人员讨论过这一点。这确实不是员工的问题。在当前这场面对董事会的会议上，我可以说它实际上也不是董事会的问题。但是大家必须留意一点，章程将 GNSO 称为政策制定流程的管理机构，对此，我在上个周末提出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GNSO 有能力同时处理多少个 PDP？有趣的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只是在不断地将新的项目添加到已堆积的工作中，这就像一家顾客盈门的夜总会，迟早会在某个时候被一根绳子围起来，只允许在有人从里面出来后才能放人进去，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更多，只有在其空间/容量增加时，在质量 -- 数量增加时，质量才会变得有弹性，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之一。

我认为，作为一个社群，现在是时候像 Volker 所说的那样，在 GNSO 层面上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开始对这其中的部分新计划说“不”，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现在不行”。

MICHELE NEYLON:

Bruce，请讲。



BRUCE TONKIN:

好的。我就是想强调或接受 James 的观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整个社群范围内实行一种适当的优先级排序流程，我认为您说得很有道理。以一个软件开发团队为例，该团队表示：“我有 x 名开发人员，这个季度可以处理五个项目。”然后他们召开会议来安排这五个项目，这时他们是无法再增加更多其他项目的，除非他们完成了之前的部分项目。

而我们却根本没有把这样的流程应用于政策制定。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流程都是为了启动更多的任务。

在昨天的会议上，我们对《义务确认书》中的审核以及章程中有组织的审核进行了讨论，还对 GNSO 的审核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将进行 8 次类似的讨论，如果按每次讨论需提出 20 个建议来算，那我们总共将有 160 个建议，其中有部分建议随后需要展开政策制定工作，因此我们的政策小组最终可能要处理 50 项建议，这时当您问 GNSO “是否可以完成这其中的 50 项建议”时，他们当然会说“完成不了，我们当前拼命努力也只能处理 3 项建议”，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别的数量。

因此我认为，作为一个团队，我们确实需要开始进行组织，就像您说的那样，弄清我们的能力大小。

显然，我们可以加强员工方面的能力以提供支持，但我们还需要依靠志愿者的力量。我们没有足够的志愿者来做更多的工作。

MICHELE NEYLON:

Ray，请讲。



RAY PLZAK: 我想对 Bruce 刚才所说的内容做一点修正。

你们有足够的志愿者来开展工作。你们只是没有足够多的活跃参与者。

MICHELE NEYLON: 谢谢。

STEVE CROCKER: 我想在此做出回应和强调，我们确实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员工内在的能力，以确保工作顺利完成。如果将志愿者和参与者考虑在内，也许我们可以对他们使用类似的机制，毕竟他们不是我们的员工，无须严格遵守日程安排等规章制度。但是他们的数量是庞大的，这就像是攀岩之类的活动，尽管很艰难，但是只要能借助某些工具，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更大程度的预测和能力管理。

MICHELE NEYLON: 谢谢，Steve。

我是 Michele。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自从洛杉矶会议以来，所谓的社群领导人、ICANN 高级人员、全球领导人一直在研究优先级和所有其他事务，但是我们力图使大家明白一个事实，在我们的体系结构中还存在一些障碍。当前，大量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而人手却仍嫌不足。我们很希望能够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而我们一次要做的实在是太多了。



可以转到下一个议题了，除非还有人想继续谈论刚才的话题。没有了吗？好。那么我将转到下一议题。

它是关于合同解释的，所以我将把发言权交给 Bob。

BOB WIEGAND:

好。谢谢，Michele。我是就职于 web.com 的 Bob Wiegand。

我要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单边合同解释，我想注册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已在某个场合向董事会提出过其中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的 EXCOM 最近也于本周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所担忧的是，ICANN 合规团队对注册商授权协议的解释是单方面的，而这对注册商的利益是有损害的。

说到合同法，我们知道，RAA 是受美国法律管理的，而看看合同法，协议中的相关部分却是不太明确的，没有达成共识，没有任何一方具有解释权，因此如果出现分歧的话，就轮到修订流程发挥作用了。

关于这种情况，我们有许多具体的例子，我们起草了一封函件并打算呈交董事会，以便他们能够识别和了解部分具体的例证。我这里无意深入此话题。

但我要说的是，根据我个人的观点，单方面的解释已造成我们与合规团队树立了更加敌对的关系，这完全有悖于合作性的关系。

由于他们单方面解释某些规定，然后他们又要求合规团队支持这一做法，如此一来，合规团队便会要求注册商：“你们应当像这样解释协议。”这显然会在很多方面造成分歧。



另一个导致问题的根源在于，澄清和最佳实践文档是由 ICANN 合规团队在没有咨询注册商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情况下发放的，因此我们会再次遇到相同的问题。

合规团队会说他们是以某种特殊方式解释协议的，而我们对许多规定存在不同的意见，他们所采用的三振出局法既像是一根逼迫注册商服从的大棒，又像是一条将双方引入更大分歧的铁路。

我知道很多董事会成员这时会说：“好吧，那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您希望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寻求的是，我们希望流程具有可预测性，我们希望流程清晰明确，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合作。

我们已在多个场合与 Allen Grogan 讨论了我们提出的部分问题和部分担忧，我们不指望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只希望进行更多合作性的讨论，努力使 RAA 清晰明确，并获得 RAA 中的众多规定，这样我们才能达成真正的联合。

这里我还想提及另一件事情，我读了之前 IPC 和董事会及 Fadi 讨论的部分记录，他们也对合规团队解释合同的方式表示出忧虑，我非常尊重他们的观点。社群对该协议有自己的观点，但在当前这个时候，协议是 ICANN 与注册商之间达成的，这就需要我们联合起来，而对于那些合同不甚明晰的地方，我们同样需要联合起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无法做到这些，就需要转而求助于第三方仲裁机构，或其他某些法律修订流程，以便顺利解决这些问题。



MICHELE NEYLON: 谢谢，Bob。Fadi，您刚才走过来坐到了我的旁边，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没有吗？好。

FADI CHEHADE: 没有。

MICHELE NEYLON: 好。抱歉。

FADI CHEHADE: 非常乐意随时向您提出我的意见。

MICHELE NEYLON: 好的。谢谢。
还有其他人想对此议题发表意见吗？Volker，请讲。

VOLKER GREIMANN: 我是 Volker Greimann。
我想对 Bob 适才的宏篇伟论加上一点补充，正如 Fadi 和每一位参与过合同谈判的人员所知，目前的 RAA 合同，是在我们双方都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后才得出的最终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会做出十分艰难的让步，而对于我们每一次商定采纳的合同语言，为什么会这样措辞都是有原因的，如果说措辞中还存在什么含糊的地方，那也是有缘由的。例如，我们有时候无法对最后的一点细节达成一致，于是我们便会在原则上同意保留部分含糊之处。



现在，合规团队正在按他们自己的解释填补这些含糊之处，可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建立在我们达成一致的基础之上，如此便会产生问题。

FADI CHEHADE:

好。您的主席要我来回答这些问题，或者说，至少要我表现得主动些。

感谢 Bob 对我们当前内部讨论的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明确看法。

我们当然非常希望能够尽可能快地跨过这个问题，这样大家都能更清楚地了解需要自己负责的有关事宜。

关于如何解释合同中的部分内容存在两种观点。我已经请求 Allen Grogan 最终敲定它，并继续为此开展工作，因为大家都需要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

我想这一切很快就會发生，如果出现你们所说的分歧，我们需要找到其他方式来解决它。但是我猜想 Allen 要花点时间来倾听对同一含糊之处的两种解释，而这个所谓的含糊之处在我们的条款中又称作歧义，我想大家也可以向他咨询这方面的问题。

Allen 考虑问题非常细致周到，在他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他将与大家一起讨论这一问题，我确信大家与他之间可以有更多公开的了解与合作，这样我们便可以尽快得到一个可预测的 2013 RAA。我向大家保证。



BOB WIEGAND: Fadi, 我对此深表感谢。关于您刚才所说的“最终敲定”，究竟是什么意思？您所说的“由 Allen Grogan 最终敲定”具体是指什么？

FADI CHEHADE: 有些地方我想您是清楚的，他正在努力对合同进行解释，我说的“最终敲定”是指最终确定部分解释，这样我们就能继续前行，并能对未来的走向进行某些预测。

BOB WIEGAND: 没错。我也希望他能与我们共同合作 --

FADI CHEHADE: 是的。

BOB WIEGAND: -- 本着协作的精神 --

FADI CHEHADE: 这就是我的意思 --

BOB WIEGAND: -- 来 --

FADI CHEHADE: -- 他会来联系您的。



BOB WIEGAND: -- 一起合作 --

FADI CHEHADE: 我明白了。

BOB WIEGAND: -- 提出解释。

FADI CHEHADE: 我明白。

BOB WIEGAND: 我们担忧的是，他们单方面解释 --

FADI CHEHADE: 不，不。

BOB WIEGAND: -- 协议 --

FADI CHEHADE: 不，不。

BOB WIEGAND: -- 这是 --

这就是当前所发生的情况，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将向您发送一封函件，其中包含一些具体的例证。



FADI CHEHADE: 很好。

BOB WIEGAND: 但关于协议中所说的“合理”，我们对“合理”有自己的定义，他们对“合理”也有他们的定义 --

FADI CHEHADE: 是的。

BOB WIEGAND: -- 当前的情况是，合规部门在提出了他们的定义后，便将其强加给注册商，他们使用三振出局法将注册商推到了没法合作或不合规的境地 --

FADI CHEHADE: 嗯。

BOB WIEGAND: -- 注册商授权协议。

大型的注册商更有可能回击称：“嘿，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因为法律上没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也不同意你们对它的解释。”许多与我交流过的小型注册商则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会说：“我们只是感到畏惧。我们畏惧合规部门，我们只能按照他们告诉我们的去做。”



这就回到了我之前的看法，我认为这会成为一种敌对的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我很希望这一关系发生改变，我想在座的很多注册商也都希望看到这一改变。

FADI CHEHADE:

嗯。说得好，有道理。我认识 Allen 已经有 20 年了。我之前从未听谁说过他是对手。他可以说是我遇到过的最具协作精神的律师。

如果情况正如您所言，我会倾听您的意见，并对您的失望表示抱歉。

下面是我要提出的主张。我将联系 Allen，如果他不在现场，我会去找他，并找机会在我们都在场时与大家共同讨论，以便更好地了解你们的解释和失望，在我们离开之前解决这一问题，我是说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即使做不到这一点，我也希望能在此取得一些进展。所以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BOB WIEGAND:

我对此深表感谢。

我这里要替 Allen 说句话，问题的实质在于，他手下有一个庞大的合规部门需要管理，而真正向注册商推广这类解释的，是最基层的个别一线人员，因此 Allen 也许并不了解这一切。

FADI CHEHADE:

我可以向您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拥有一台高度协调的机器。我不认为有人会擅自推销他们自己的那一套观念。如果您在某



个具体的案例中发现这种情况，请直接写信告诉我，尽管我认为这并不会发生。

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联系合规部门的高层，了解这一决策或这些决策的制定方式，并共同合作以明确他们的职责。而我們希望能為你們提供一個可預測的環境，並讓你們感受到我們的誠意。

我會在離開之前將此事安排妥當。如果條件允許，我將親自到場。如果不行，我將保證 Allen 在場。我希望能通過你們的主席向你們所有人匯報事情的進展。

BOB WIEGAND:

謝謝。

MICHELE NEYLON:

下面有請 Rob 和 Bruce 依次發言。

ROBERT HALL:

謝謝 Fadi。我想接着上述話題以及您剛才所說的內容談談自己的看法。當初我們在協商此合同時，我就坐在您的對面。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當時就討論過這些讓我們感到憂慮的問題。你們的合規部門在過去就是這麼做的。您當時說得非常清楚：“我是新來者，但我向你們保證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然而，今天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卻是它已經發生了。我認為您有必要出席這次會議，您有必要參與討論以了解實際情況。因為我們在將這一問題呈交董事會和您後，結果令人失望，而您曾保證過它不會發生。



我们获取了一些由第三方编写的手册，其中叙述了如何诱骗合规部门向我们提起诉讼，而且这些都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在进行，而不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内容。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现在已有不少博客和文章转载了这些内容，如果让合规部门知道了这一情况，他们会锁定注册商。

你们的合规团队对于这类案例的后续追踪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们都是按照预先的剧本行事并告诉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进行调查，其中包括这十项工作。如果您遗漏了其中一项，我们就无法了结此案例，哪怕您已经完成其他所需的九项工作也不行，因为对此没有任何定义。缺乏定义是有意而为之的，因为每个案例都不一样。

我们曾为此与 Allen 谈过一次。他要求我们提供相关信息。我们给他提供了很多有关此问题的案例和例证。那还是在去年秋季。

注册机构的管理人员，哦，不对，是注册商的管理人员在几周前又与他会了一次面。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嗯，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我们对此也给出了类似的答复：“我们已经提供了这些信息，可你们仍然在通过合规部门打压我们。”这让我的注册商们已经非常擅长处理这十项工作。我只能对此表示同意，这样，我们将只会努力去完成这十项工作，而不做任何其他事情。这并不是你们所希望看到的情况。你们希望我们积极参与对该条款的调查研究。你们希望我们参加合规部门以更好地了解我们，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非常支持您能参加这次会议并做出表率，因为我不希望在下次会议回到这里时，仍在说我们依然存在问题。



在过去，ICANN 所做的一项工作是发布解释文档。我们在与 Allen 的第一次会面中就已了解到，他们正在制定一份这样的文档，并即将发布。这就是我们在此做出回击的原因，你们究竟要干嘛？难道你们打算在不考虑我们建议的情况下独自介入我们整个社群，并发布 ICANN 对该文档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要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了，虽然我们并不想与你们抗争。

再次重申我们的态度，我们实在不希望采取抗争的手段。请帮助我们不去这么做。不过，这需要开展一些高级别的会议来讨论我们当前的处境，因为目前这种情况实在是太过分了。

MICHELE NEYLON:

Bruce，请讲。

BRUCE TONKIN:

我只想稍微做点补充，由于你们向合同中添加新的合同措辞，以向注册商提出新的要求，注册商们不得不开始制定最佳实践 -- 那些规模较大的注册商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普遍要处理相当多的事务。他们可不只是一年处理一起投诉。而是一天处理一起投诉。你们现在可以明白大型注册商的员工为何要制定这样的流程了。

然后我们还要进一步与 ICANN 员工合作处理该事宜，这也是我们应对合同中所规定要求的方式。

我们还在今天较早的一场会议中从知识产权选区组织那里听说，他们已经取得了几乎以相同措辞写成的特别解释。



我想我们可以确立一个起点，那就是每个小组各自写下他们当前的解释。

正如 Bob 所言，作为注册商选区组织，他们可以说，基于我们当前已运作了一整年的最佳实践，这正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而 ICANN 员工们则会说，这些事情是我们认为你们可能会做的。知识产权方面可能会说，你们并没有取得某方的认证。这是我们对它的理解。

我想，如果我们可以至少得到各方的解释。再听取注册商和注册机构的诉求，然后将这一切摆到桌面上来，这时便需要一套流程来处理它们。然后，ICANN 中的签约方可以联合起来表示，我们一致同意将其作为标准的实践。

你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全新的注册商和注册机构而言，他们都只是以注册机构的身份为开端的。他们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他们也许会寻求员工的帮助，我不明白这一点。你们可以写下某些相关的内容。只要我们遵循它，我们就符合规定。这很好。

反之，如果某个注册机构或注册商 10 年或 20 年都在做着类似的事情，那肯定已经掌握了大量经过千锤百炼的处理流程，并且现在就能发挥作用。这时如果有员工称，我们并没有以这种方式编写解释，只是那些人要这么去做，那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做这项工作已有 20 年之久。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已经尝试了各种不同的组合。

FADI CHEHADE:

谢谢，Bruce。



我这里想最后说一句，合规在这里的作用是确保那些有不当行为的方面能够得到妥善处理。然而，我从你们注册商这里听到的，却是在市场服务方面采取了如此谨小慎微的态度，这让我感到忧虑。

我想我们需要坐下来谈一谈。我们不需要你们如此担惊受怕。恰恰相反。我们希望为你们提供一个能够增进彼此了解的环境。我会更加关注这一点。就此，我已经提交了一些记录，我们还会继续这么做。我希望你们可以灵活一些，我将在未来 48 小时与 Michele 进行联络，共讨此事。

MICHELE NEYLON:

谢谢。谢谢 Fadi。您的提议非常有帮助。我期待收到您或您的员工发来的电子邮件。谢谢。

我们还有几个议题需要在此快速地讨论一下。

讨论列表中的第三个议题是与 WHOIS 相关的提案。下面轮到谁发言了？有请 James。

JAMES BLADEL:

是该我了。看来我抽到了一张下下签。我经常爱开一个玩笑，不知你们有谁听过我这个笑话没有。它是说，大家总能发现有新成员加入 ICANN，因为他们总是自信满满地认为他们有妙招解决 WHOIS 的诸多问题。我可没有太多取笑这些新成员的意思，但是 -- 好吧，

[笑声]



我承认，这里面还是带有一点取笑的意思。但我认为，WHOIS 这一议题已成为争议的焦点。我们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如果将其一层的剥开后深入下去，您会发现它并非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这又关系到第一个关于工作量和社群超负荷运转的议题。正如 Thomas 所列举的那样，我们存在着一些问题，并为此设有 PDP 和跨社群工作组，同时还在做着其他一些努力。这其中大部分都与 WHOIS 相关。在某些情况下，我想他们彼此间能够融洽地合作。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在工作中彼此对立，或无法相容。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作为 WHOIS 和这些服务的提供者，以及这些系统的运营者，感到深深的担忧。很显然，社群其他领域的成员也对此表示忧虑。我们听说 GAC 在洛杉矶会议期间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希望得到更清楚的说明，并能对 WHOIS 的一举一动有全面的了解。

不仅是要回顾我们过去取得的成绩、了解现在所处的状况，还要展望未来发展规划。你们中的部分成员将有机会一起探讨即将来临的 EWG 路线图。我们这里可以谈论的是 -- 我知道董事会的部分成员正在与 GNSO 的某些成员展开合作，包括我本人在内，以推动这一努力。

对于这一路线图，现将其具体内容搁在一边，只从程序上看，它也许是本社群执行过的最令人气馁的任务之一，它也许可以和新通用顶级域名和 IANA 职能移交并列，或紧随其后排在第三。让我们记住一点，也是之前提到过的一点，我们不得不面对《义务确认书》中规定的义务之一，也就是对 WHOIS 系统进行定期的审核，这有点



像我在这个周末开玩笑时所说的，我曾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做了一次错误的转变，要知道，我原本一直对天文学充满了热爱。天文学家的做法是将非常强大的望远镜对准太空中的某些物体，从而看到它们过去的样子。恐怕这与 WHOIS 审核小组的做法差不多。它可以测出 WHOIS 过去的状况，因为我们当前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来发展这一全新的下一代替代方案，或至少提出了一个概念。

我想提请董事会注意，我相信部分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通过你们的社群以及董事会和 GNSO 工作组之间的合作可知，WHOIS 已成为整台机器中那个卡住的齿轮。

我们需要寻找方法修理它、松开它、解决它，或是寻找方法避开它。我尤其 -- 算了，我就说到这儿。等我哪天多喝几杯，再来谈谈更多有关 EWG 的话题。谢谢。

MICHELE NEYLON:

谢谢 James。还有人要对 WHOIS 发表意见的吗？没有吗？嗯。

我看到 Allen 已加入我们的讨论，有请。

ALLEN GROGAN:

我听到大家对合规部门表达了许多看法，所以我决定 --

MICHELE NEYLON:

我们想对您的到来表示祝贺。很遗憾，您刚才不在这里，如果您发现什么不妙的事情，别怪我事先没有警告您。

[笑声]



ALLEN GROGAN:

我明白。我知道大家对我的意见很大，但请允许我告诉大家，我已经与参与本次会议的其他人交流过，包括注册商和其他几个组成团体。

我当前的角色具有两面性。该角色的一面是合同合规部分，从某种程度上算是比较容易定义的那一面。通常，我们与各注册机构和注册商等签约方缔结合同，而且我们需要解释和履行这些合同。

在社群内部，对于如何正确地解释这些合同还存在许多分歧，尤其是对于那些敏感的条款。社群的某些成员对于应当如何解释这些条款持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而其他一些成员又持有另外一种观点。

至于各签约方，正如部分人所知，我已经与你们进行了接触，并鼓励你们加强与我们的对话，以找出我们对这些条款的解释与你们对其解释之间的分歧之处，然后让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它。

无论是我还是合规团队，都乐意开展交流，并恳请大家提出一份清单，然后让我们举行一次会议，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

在这次会议上，与部分签约方的讨论之所以陷入僵局，有一个原因在于，向竞争对手公开合规事务或相关详情是件敏感的事情。

因此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们认为我们对某些条款的解释有误，或者不认同我们的解释，请联系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足够有力的例子，以便我们解决它们。我们可以将其变为一种匿名的案例研究以便我们隐去所有身份识别信息，然后安排一次会议讨论它。届时，贵我双方都可以提出己方的解释，然后辨明谁的解释才是对的。



我认为，这不仅是签约方，而且也是社群的责任，为的是更加清晰地阐明我们是如何进行解释的，以及我们打算如何履行这其中的部分合同条款。

我要告诉大家，有些人员虽然只属于社群而不属于签约方，也同样希望参与这一对话。我已经告诉他们，这些是我们与签约方历经波折才敲定的合同。我们的《2013 RAA》就是这样在我们与注册商之间诞生的产物。它经历了漫长的协商历程，大部分比我还早，在草案上进行了来回的斟酌修改，并经过多次会议反复商讨。未参与过这些协商谈判的人们是不属于这段历史的，他们当然也就不会站在签约方的立场之上。

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他们，我同样也愿意倾听他们的立场，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对于我们打算如何解释和履行合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我很期待签约方和社群其他人员之间即将在未来几周展开的这场对话，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就协议中某些更具争议的条款，也就是关于我们打算如何解释和履行这些条款，提出明确而公开的意见。

我无法肯定我们将涉及到合同中的每个条款，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无异于编写了一部关于该合同的百科全书。但我认为把大部分重点放在一部分条款上，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在消费者保护方面，有些地方更加难以定义，而且不是那么明确。但是请让我告诉大家我所思索和考虑的情况。

确实有一些领域不在合同涵盖的范围之内，这时 ICANN 便无法求助于合同，比如有注册商或注册机构违反了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这时，我们可以要求您怎么怎么做，或寻求



补救措施，不过它们仍然是整个社群关注的问题，很多人都试图去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但成功者寥寥。我想 ICANN 一定不会说，走开。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不用去管它。

我想我们需要试着寻找适当的方法与社群内的其他人展开交流，并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说您这是违反合同的行为，因此应当去怎么怎么做，而是可以与签约方、执法机构、监管机构、民间社会、公民自由主义者以及各不相同的利益方建立对话，以讨论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ICANN 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当我们收到某一方的投诉，而这又不可以通过合同进行处理时，其他人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应将该方归于哪一边？我们在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其他人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我还希望在未来几周采取某些措施来建立一个论坛 -- 请原谅我对此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说法 -- 以尽量鼓励这类交流和对话，从而看看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我们可能无法依靠 ICANN 解决它们，但我们可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用的帮助。这就是我一直以来试图传达给各位在场人员的信息。我早就期待加入进来并将这些告诉大家。

FADI CHEHADE:

Allen，感谢您来参加会议。在您刚才还没来的时候，我已承诺我们将与注册商举行会议，讨论他们忧虑的问题，最好是能够来点威士忌或别的什么东西，好让我们大家保持冷静。

我希望和您一起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我们必须保持同步以确保对彼此的了解，为了让他们放心，我们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这次会议并



了解他们的立场。那我们就这样定下来。我们将在合适的时间安排这次会议。

MICHELE NEYLON:

作为一名爱尔兰人，我非常乐意参加任何提供威士忌的会议。谢谢。谢谢。现在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忘记了。

[笑声]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继续推进这项工作，并与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积极的关系，从而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

我们要谈论的最后一个议题是 -- 抱歉，请继续。

Rob Hall:

我尽量说快点，Allen，感谢您所做的努力。我非常期待这次会议。

我担心，我们届时仍会使用“ICANN 将提出一份解释文档”之类的说辞。

这样的字眼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更希望听到这样的说法，注册商和 ICANN 共同商定了一份文档，其中定义了我们双方对合同的解释。

如果我们不能取得一致，则可能还需要做些其他努力。但是我想，你们最不希望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提出自己的解释文档。我们更愿意提出一份文档告诉社群，这是我们双方对合同共同的解读，其中的解释是得到我们双方认可的。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当我听 ICANN 说他们将提出一份文档时，我们也开始讨论要提出我们自己的文档，然后会怎样？然后我们便会陷入一场斗争。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在这次会议上达成某些折中的立场。

[有多人发言]。

ALLEN GROGAN:

让我们进一步展开讨论。我并没有打算建议我们单方面地提出解释文档。这也是我来参加这次对话的原因。

到最后，也许我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许我们有我们的解释，而你们则有另外的解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是可以利用合同中的其他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不希望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我宁愿展开讨论，看看我们是否能对合同的解释达成某些共识。

至于这里是否存在强制的因素，我可以这么说，今天在场的许多人都与合规部门打过一段时间的交道了，你们清楚，当我们向你们发出第一次或第二次联系通知时，如果你们还需要额外的时间做出答复，那么无论你们是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保持协调合作的态度，我们都会灵活处理的。

这是事实。依我看来，如果你们要联系我，并指出我们对该合同的解释是错误的，我很愿意就此进行讨论。我会带上我们的法律团队或业务团队与你们展开对话，以避免发出第二次通知、第三次通知、抑或是违规通知。我很愿意这么做。我不希望将这件事拖上一年半载，我很乐意拿出时间展开对话，看看我们是否能够达成和解。



BOB WIEGAND:

Michele, 我是 Bob。感谢 Allen 的发言, 我们已在多种场合的答复中表示我们愿意与 ICANN 举行一次电话会议。请不要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了。可是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正如我对 Fadi 所说的, 这会导致敌对情绪。这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将展开我们的对话。

我想告诉您, 我对您的到场以及您刚才的发言表示感谢, 我想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克服它。我还想让您知道一点, 关于合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一大挑战, 我感到我们被引上了一条我们并不应该前往的道路。谢谢。

MICHELE NEYLON:

好的, 谢谢, 先生们。别担心, 这次与董事会的会面结束后, 我们将针对合规问题举行一个小型聊天会议。我相信 Maguy 和她的团队一定很期待这次对话。

下面我想简单谈谈最后一个议题, 它是在这次会议的其他会场提出来的, 我相信本周内会不断地提出这个议题, 它就是关于普遍接受性。我想再次请求 James 来处理这一事宜, 可以吗?

JAMES BLADEL:

没问题。不记得是谁被迫接受这项任务的。

MICHELE NEYLON:

是 Volker 吗?

身份未知的发言者:

[发言人关闭了麦克风]



MICHELE NEYLON: 还是我自己？

JAMES BLADEL: 是的，就是您。我知道，当您看着我时，就想把它交给我了。

MICHELE NEYLON: 也许我不需要威士忌了。不，我是想 -- 不好意思，您说得没错。我确实想从自己身上卸下这个担子，并将它转交给你们中的某一位。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对我们至关重要，但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 ICANN 所处的环境下提出普遍接受性这一议题，然后我们可以召集所有的人员，坐在一起，讨论并认同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并不是帮助大家提高这种意识的真正合适人选。也许我们需要找出哪种场合才是真正适合开展这种工作的地方？我的意思是，ICANN 应当将合作对象扩大到网络开发人员、应用开发人员等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这方面帮助到你们？如果是这样，又应当选择哪种场合呢？我是说，我们应该与贵方的哪些代表进行探讨，如果有机会允许我们和你们合作，我们将非常乐意这么做。Cyrus，请讲。

CYRUS NAMAZI: 非常感谢！我叫 Cyrus Namazi，代表 ICANN 员工发言。是的。您提出的这些问题很及时，因为大概就在四周前，我们在华盛顿特区召集了一组社群志愿者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在处理普遍接受性问题上各有侧重，我感觉社群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不是太积极。



于是我们短时间内在华盛顿特区办公室集结了一大群志愿者，结果便成立了三个分支委员会来处理该问题的各个方面，从而逐渐掌握了怎样以有组织的方式推进这一工作流程。

普遍接受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社群的能力范围。它涉及到遍布全球的许许多多系统。它的解决方案也相当复杂。而且非常耗时。它需要我方所有人员投入多年的努力。

昨天我们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会上与社群主要分享了我们拟定的这一蓝图草案。需要为之投入的精力、热情和志愿精神 -- 如果有这种说法的话 -- 都是无比的巨大。很快，你们将收到一封来自本工作组临时指导委员会的函件，嗯，实际上就是指导组。我们不喜欢将它称为工作组，它是一个新成立的小组，正在招募志愿者加盟。在 ICANN 方面，我们实际上已经聘请了一位专门负责支持这一计划的人员，他叫 Don Hollander。我不清楚他现在是否在场。他才开始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音频不清晰] 已经拟好了一份提案，并呈交给我们的董事会，以获取这一工作所急需的专项经费。不过，请记住，这项工作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参与。它不仅仅只是 ICANN 的事情。ICANN 担当的角色是协调者、召集者、教育者，我们都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非常高兴您能提出这一点，因为这也是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听到的信息。这项工作需要我们所有人自愿参与，并为之投入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从而得到真正有用的结果。我甚至会请求 Fadi 和 Steve Crocker 马上将该信息加入他们与政府和其他部门的对话中，从而提高人们对于这一亟待解决问题的紧迫意识。谢谢。



MICHELE NEYLON: 谢谢。您的提议非常有帮助。还有人要做补充吗？James，请讲。

JAMES BLADEL: 谢谢，Cyrus。我刚意识到这次会议上还有函件和指导组的存在。这些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非常棒。我很高兴听到 ICANN 将支持社群对此开展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会讨论有关钱的问题。毕竟这可以帮助大家提高对该工作的积极性，如果对该项目的某些收益善加利用，就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意识、接受性，我想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一次对话。

FADI CHEHADE: 对极了，当前正是预算季。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 ICANN 的某些人。所以我们都要投身这项工作。我们还将继续参与其中。关于我们将为此投入多少资金以及如何扩大该项目的规模，我将请 Cyrus 引领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对于我们存在的问题，我们不敢保证它会自行得到解决。我们采取了一种倡议举措。这就是刚成立的普遍接受性指导组，在我们获得了来自该指导组的某些指导后，我将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与合作展开工作，当然我们的团队也会推动它。但我们都要为此付出努力。比以前付出的更多。

MICHELE NEYLON: Steve，请讲。

STEVE CROCKER: 谢谢。我也持同样的观点。不过，我会谈得更具体一些。它非常有用，我预计接下来自然会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问题出在哪里、谁需



要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是衡量我们进展的标准等方面，我们将获得一些具体的信息。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我很高兴说出这些想法。因为有了这类具体的信息，我们就有可能谈及更实质性的内容，而不只是说些模糊笼统的话，并将重点放在真正需要关注的地方。

MICHELE NEYLON:

谢谢，Steve。Mike Silber，请讲。

MIKE SILBER:

当前，普遍接受性的问题已交由董事会处理，它给公司带来了风险，同时它还保留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因为没有别处可以容纳它。根据指导组的进展，我们可能会处理它，它也可能继续伴随我们。如果你们觉得该问题的处理进展不够快，也欢迎与我们共同探讨。

在我刚才接到麦克风时，我就想感谢该社群，感谢他们昨天与执法人员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交流。这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议，我记得 Volker 说他非常高兴我们没有继续在这次会议上对执法统计数据进行反复无谓的争论。我有点怀念它。

MICHELE NEYLON:

我们可以补偿。这不是问题，Mike。如果您需要，我们还可以这么做。其实我们本该提到它的，因为这与我们之前与董事会进行过的对话有关。昨天，我们与在座的大部分注册商、各个执法机构举行过一次会议，当时 Silber 也在场。我们确实讨论了令许多注册商感到头痛的一些《2013 RAA》相关问题。并非所有这些交流都是百分



之百积极的，但我们确实为推动此类交流做出了尝试，并希望我们将在未来的 ICANN 会议上或其他可能的场合继续与他们交流。当然，这些并不是完全积极的，也不是完全消极的。这就是一些对话，非常非常有用的对话。我想我们快要结束这次会议了。好。还有人想要说点别的话题吗？如果没有，我就把话筒交回给 Steve 了。哦，Volker，抱歉。Volker 请讲。

VOLKER GREIMANN:

嗯，我只简单地说一点。贯穿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一个基本话题就是沟通、缺乏沟通、缺乏了解、各持己见。今天，我们还与 GDD 进行了一次不太愉快的讨论，虽然我们都持有基本相同的观点，但在细节方面却存在分歧。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意见，或许这一切都可以避免。我认为沟通是彼此了解的关键。它也是合同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谈论彼此的分歧，而不是针锋相对，这是可以避免的。

普遍接受性是另一种形式的沟通。虽然它是与外界的沟通，但它仍属于沟通。在社群内部，需要沟通社群工作量的上限所在，同样的，对于 WHOIS 相关的计划，我们也需要彼此沟通以明确该如何执行它。

我们需要在 GNSO 的会议上与董事会讨论的另一议题是，董事会与社群之间的认知距离。这也是一个沟通问题。只要解决了我们在 ICANN 内部存在的沟通问题，就能够解决许多涉及不同方面但基本核心内容相同的问题。



MICHELE NEYLON:

谢谢，Volker。我这里想对沟通问题做点评价，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高兴看到像 George 这样的董事会成员能够参加 NamesCon 今年初在维加斯举办的活动，并且非常欣喜地了解到董事会成员还将参加各类不同的行业活动，并与各地的有关人员展开交流。这非常有价值。更多的沟通总归是件好事。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参加本次会议，我们期待在未来与你们再次相见。谢谢。

STEVE CROCKER:

谢谢。

[掌声]

[听力文稿结束]

